



人在旅途

梦里萦回是诺邓

对一个匆匆的行者来说,理解大理是困难的。大理的古老、醇美、谐和、快乐,随处看得见摸得着。大理人很满意这样一句话,行走大理,谁也无法预知什么样的情形会在日后的梦里萦回得更久一点。这本意是说大理无处不可入梦,却从一个角度道出了理解大理之不易。

理解一个地方,就像撬动一块石头,需要一个支点。诺邓是理解大理的支点,祭孔是理解诺邓的支点。

诺邓是云龙县的一个村。初到云龙,桌上摆着一尊盐做的小狮子,惟妙惟肖。

查了资料,第二天要到的诺邓,古称“诺邓井”,秦汉时即产盐,村名见诸史籍已有一千一百多年历史。大理是“文献名邦”,三千多年前的青铜时代,即有了与中原汉文化比肩共进的追求。秦汉之后,逐渐发展成为茶马古道和西南丝绸之路的要冲。盐的发现使茶马古道有了一个盐马古道“兄弟”。

云龙古称“比苏”,即“出盐的地方”。公元69年汉朝建永昌郡,规定各部落实每年交纳“贯头衣二领,盐一斛”,盐即出自比苏县。此后,无论是宋元时期的大理国段氏,还是取而代之的元政府,都把盐业看成重要的赋税来源;明政府设诺邓五井盐课司“专理盐课”,下属顺汤、诺邓、师井、大井、山井五个盐课司,年上缴中央政府盐课银三万八千多两。

盐做的小狮子无声地告诉来者,盐是诺邓的名片,诺邓是云龙的名片。

诺邓在深山褶皱里。远远看去,古老的民居像一幅年代久远的画作,被时光锁定在褪色的镜框里,层层叠叠,密密匝匝挤满一面山坡,朝山下诉说着昔日的骄傲和当下的淡定。山坡下小河边,是千古“盐泉”,是诺邓人的命根子。

阅尽两千余年时光的盐井,在一座并不宏阔的石井房里。走进井房,一下子便进入久远的年代。盐井深21米,是一口直井,井口方丈阔大。古代用人工汲水的方法从下面取卤,再分给各家“灶户”煮盐。

遗憾没有看到“汲卤”的场面,但目睹了石头支灶大锅煮盐的情景,看着洁白的盐慢慢析出,那份喜悦无以言表。

《云龙州志》载:“诺邓,顺汤(盐)味更咸,不必洗灶,而遂能成沙”。一尝始知不虚。煮盐的锅里放上鸡蛋、洋葱,一会儿即熟,风味别致;盐卤腌制的火腿,因央视“舌尖上的中国”声名大噪,存放时间愈长香味愈浓,品尝了生熟两吃,风味俱佳。此时看山上的石头,也有了盐的味道。

井房外石头上,刻着“盐泉”二字。呼盐井为“盐泉”,透着诺邓人怎样的欣喜。古诗说诺邓河“双桥锁小狭,水细未成河”,如今清澈的溪水擦着井房流过,溪上有木桥,水面仿佛映照当年呼儿唤女忙碌的身影。同样欣喜的还有各路商客。马蹄踩出的盐马古道,明晃晃蜿蜒在眼前的山坡上。古诺邓商路驿道,东向大理昆明,南至保山腾冲、西接六库片马,北进茶马古道通兰坪、丽江、西藏。作为滇西商业中心之一,村中每月赶四次集市,在嘉靖《大理府志》所列市肆中地位重要。不用说,其时四方商贾云集,百业昌盛。

顺坡而上,较少台阶,驮运着各式用品的大小马队和羊群不时走过,需侧身避让。流淌着多少故事的古道,历经千年,仍然“活着”,就像这里那里散着的马粪,既古老又新鲜。年轻的“马帮”低哼着小曲,让人放松心情,遐思不尽。踩着马蹄印进村,街道因山就势,路面不宽,村巷清一色石板铺就,三步一阶五步一台,光滑如拭。昔日店铺有二三十家,繁华与沉寂在眼前相叠印,使人感受着时光的重量,步子不

由缓下来,既怕惊醒什么,又想唤醒什么。诺邓因盐而兴。云龙现有古文化遗迹,民居、寺庙、桥梁、路道、墓葬、碑刻等等,无一不与盐业经济的繁荣有关。史载,诺邓鼎盛时期村中常住户有四百多户近三千人,另有商、工、艺等数千流动人口。清乾隆之后,乔后盐井的开采,使云龙五并渐失滇西盐业核心地位,诺邓也与滇西商业中心之一的宝座作别。新中国成立后,盐井划归国有,随着海盐的大量开发,砍伐森林煮盐的方式逐渐退出历史,1992年诺邓最后一家盐厂停产。从盐业经济的角度讲,诺邓从乾隆年间就开始行走在下坡路上。从鼎盛到沉寂的漫长时光里,诺邓人经历了怎样的困惑、失落或者无奈,却似乎没有影响基本的生活,他们把能保留的都保留了下来,它的古朴,它的宁静,它的醇美。

山势渐高,视野渐开。放眼寻找着“黑箬里的村邑”(彝语诺邓的意思)的影子,四处郁郁葱葱,云雾缭绕,依稀当年模样,古人“崇山环抱,诺水当前,箬箬密植,烟火百家,皆依山构舍,高低起伏”的句子实在不虚;在古树下,石阶上,院落里,与老人们闲谈,淳朴友善在一问一答间,在短暂的对视瞬间,像“盐泉”旁的溪流,清澈无碍,静静流淌。



二

诺邓是一座古建筑博物馆。

眼前的上百所民居,完整保留了明清白族民居的风貌。院落形式有“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五滴水四合院”“一颗印四合院”等等不一,同时又广有吸纳,风格同中有异,异中见同。最古老的建筑当属建于元代的“万寿宫”,其时是山西省商商的会馆,明初改作寺庙,明末改名为“万寿宫”。诺邓曾经有多少类似的会馆,已没人说得清。从“万寿宫”演化过程,可以看到宋元以来生产流通催生的繁荣是如何推动着社会文化生活的。作为漫长时光的渐进成果,诺邓的历史更多地凝固在眼前的民居上,质朴、巴蜀、荆楚、中原、闽越诸多文化,在深层表层或隐或显。

诺邓民居讲究窗子,有枝花窗、书条窗、万式窗等470多种,有的院落窗子式样十多种,或祈求平安,或追求功名,或向往知识,窗子成为主人心愿的窗口。院内装修同样讲究,凡抬梁构架、檐头挑枋均刻有蟠龙翔凤、窗棂隔扇的设置雕点点缀更是工整精巧,变化无穷。最讲究的是大门,既是主人名望的显示,又寓“财门”“福门”的意愿,多采用木架瓦顶,依山势地势布局,式样繁多,千姿百态。随便走进一家,听主人讲讲,无论大门照壁厅堂的构建,还是石木砖雕刻及彩绘,无不深具寓意,以象征谐音等手法,表达着美好愿望,体现着良好家风。有人听后打趣说,俨然一家儒家文化课。由此不难理解,诺邓区一村,清代出了两名进士,举人贡生秀才不胜枚举,仅从几户人家族谱上查实的贡生就有60余人,秀才500多人。

透过建筑看文化,诺邓是包容的,又是自我的。寺庙、牌坊、会馆、祠堂、府第等

多的宗教遗迹,实在难以想象。

透过建筑看文化,诺邓是豁达的、友善的。在山坡下看古村,民居层层叠叠;进村来看民居,前后人家之间,楼院重接,台梯相连,往往前人家楼上的后门即通后家的大院,亲亲热热,令人惊叹。听村里老人介绍,由于山势陡峭,每盖一栋房子,需要首先取红沙石垒出一个平台,石脚高的达四五米,在平台上铺石基,然后再造房屋,因此前后人家楼院重接。

建筑是无字的历史。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经历、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群,在这里相处生息,层层重叠嵌在一起的院落,像一组组符号,成为过目难忘的象征。

三

山坡的颈项部位,一排参天黄连古树携不同古木虬枝簇拥起一个大平台,气势非凡的玉皇阁建筑群,端居古村民居之上。

这是诺邓人的精神高点。玉皇阁建筑群,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现存建筑由玉皇阁及文武庙和木牌坊组成。玉皇阁为道教建筑,是滇西现存少见的三重檐楼阁式;文庙在玉皇阁东约30米处,单檐歇山顶,精致庄严,古朴典雅,武庙建筑形式与文庙相同。不是州县驻地却有文庙,在古代礼制中是个特许。与多数文庙不同,大殿“至圣宫”塑的是“布衣孔子”,而不是着帝王衣冠的孔子像,师长风范、和蔼可亲。文庙的红墙外“礼门”上书“江汉秋阳”匾,显见村人致远清高。

这天恰逢孔子诞辰2565周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村里在举办庆典。玉皇阁前约150米的木牌坊前,孔子像已经摆好,身着

庆典盛装的36个孩子恭立两旁,等待着司仪的指令。庆典在文庙举行。十时整,三通鼓响,礼乐生、执事人员、主献生、陪献生、太史生、太祝生分别就位,仪式开始。殿前西南角的小盆内,翠绿的侧柏艾蒿点燃,白烟冒起,东厢的乐队响起,院内顿时庄严肃穆。首先是迎神仪式,“恭迎圣驾光临,敦请大殿升座”。木牌坊前的孩子捧孔子像,盘托《论语》笔墨入场,圣人升座;然后是“初献礼”,经过“浴手”“进巾”“净爵”,司帛者捧帛,司香者捧香,司祝者捧祝,依次上香、献祝、献爵,恭读祝文,舞乐生起舞,跪叩;再次“亚献礼”;再次“终献礼”;随后是“撤摆礼”和“送神”。整个仪式循环相扣,自然流畅。

参祭人员都是一袭蓝袍,头戴礼帽或瓜帽,神情庄重,仪式像地里农活一样娴熟,若不是袍下的布鞋皮鞋不一,真以为是哪里请的专业团队。更加令人称奇的是那些“礼乐生”,大都在六七十岁,演奏着明代大成乐,从“迎神”到“送神”,“咸和之曲”“宁和之曲”“安和之曲”“景和之曲”,谐和庄重,令人生敬。看殿内供台上,瓶里插的是山上的松枝和花草,香炉燃的是松木片和檀木屑,盘里是简单的日常食物。仪式虽庄严,物品却朴素简单。与司仪之一杨义民攀谈,72岁的老人一开口神情



还有些羞涩,与主持时的庄重谨严判若两人。他介绍,诺邓祭孔始于明代,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2008年恢复,是村里的盛大节日,老老少少都来参加,外村和县城里也来人不少。

文庙红墙外,多了一张长桌,有人在大红纸簿上登记着每家的“随喜”;其后,十数张桌子随地摆开,全村老少在聚餐,旁边四口大锅滚着浓香和热气,不断有饭菜端上来,有空盘撤下去,场面极其热闹。有个年轻人在旁边照看孩子,他的爱人在守灶,年轻人看起来很高兴,攀谈几句得知,他叫李利兵,十八岁时大伯要教他学祭祀庆典,他不愿学;今天他的孩子参加了庆典,就在36名盛装的孩子当中。

从“盐泉”出发,一路走来,诺邓像一幅渐次展开的画轴,“盐泉”与玉皇阁建筑群是其轴心。没有盐,诺邓就不是诺邓;只有盐,诺邓也不是诺邓。

无疑,祭孔是这幅画轴最精彩的一笔,它带着现实的温度,散发着鲜活的生气,是村人寻常生活的一部分,比成为遗迹的建筑更具说服力。这深山褶皱里古朴庄严甚至透着几分“原始”的民间仪式,说明传统就在当下,它们像盐融进血液,随着生命一起延续。

四

大理无处不入梦。梦里萦回是诺邓。大理之美,就像具足滋味的美食,风光是其色,民俗是其香,文化是其味。不论千里万里,大家奔着天地大美的风光而来,沉浸在醇厚的民俗风情之中,咀嚼着包容谐和沉静文化而去。大理之美,就在这由内而外的气质。

诺邓就像一棵树,把心血凝就的文字写满枝叶叶,让后来者用心品读。

强词有理

凭什么“摆谱”

李伟明

一次聚会中,听朋友们聊本地文艺界人士的艺术特色、艺术成就和艺德人品之类。有人说,某公的功成,成就其实远超当前比较活跃的另几位同行,所以在当地名气不如人家,主要是他太“清高”,“架子”大,对一般的人理都不理,没几个人能入他的“法眼”。

也有人说,艺术家就该这个样子,眼界高,不讲“礼”,不合群,不和凡夫俗子搞到一块,打成一片。我却并不以为然。就我们这么一个巴掌大的地方,成就再大,能大到哪儿去,有什么必要对别人不屑一顾?再说,就算是真正的顶级人物,也该讲究基本的礼节。

如果是哪个官员对群众爱理不理,舆论肯定一边倒,非把他骂臭不可。现代社会的官员,是为公众服务的,哪怕职位再高,能力再强,贡献再大,也没有理由摆架子。这个道理很简单,无需多说(当然,现实当中却偏有一些官员不仅摆架子,而且架子还大得很,而老百姓恰恰又拿他们没有办法,那是另一个命题了)。

如果是哪个有钱的老板对普通人正眼不瞧,一副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模样,大家也会反感,但程度不如对官员那么激烈明显。为什么?当老板的嘛,不掌握公权力,也没有纪律规章约束他们在待人方面的态度,他爱摆架子、耍威风,咱不理他就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读史札记

树从宋后羞名桧

王离京

秦桧,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大奸臣,但他的后人中,倒出过几个值得一提的名流雅士。

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壬申恩科状元秦大士就是其中一个。据有关史料记载,秦大士是南宋官员秦梓的后代。而秦梓是秦桧的大哥,更有好事者经过考察论证,说秦大士其实是秦桧的直系后代,并不是秦梓的。不管哪种说法属实,秦大士是老秦家的后代,应该确定无疑了。

秦大士家境贫寒,父母又能生养,兄弟七个中他排行老二,除了赡养父母,养活自己的老婆孩子之外,还要帮大哥拉扯几个弟弟,同时也得为自己学习赶考筹备些资金,经济负担很重。好在秦大士练得一手好字,在当地小有名气。为了贴补家用,他便在街上开了个摊子,靠卖字赚些零花钱。这样边卖字边读书,持续了二十多年,直至金榜题名。

在中国,血统论的影响根深蒂固。人们一般都羞于承认自己是某某名坏人的后代,秦大士也不例外,更何况,这秦桧的名声也实在太臭了。因为有“新科状元是大奸臣秦桧的后代”这类风言风语流传,所以乾隆曾经问过秦大士:“你到底是不是秦桧的后代啊?”秦大士有些为难,便顾左右而言他:“一朝天子一朝臣啊。”

心灵小品

另一种睿智

管锡云

在人们印象中,科学家似乎大都专注于科研而不顾其他,甚至有些刻板。然而,前年与日照老乡丁肇中的一面之缘,让我深切感受到他的可亲与随和。最近,更是不经意间领略到他的另一种睿智。

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文革”后,邓小平同志复出,为了尽快解决科教工作面临的问题,邀请了一批“文革”期间遭到迫害的科学家、教育家,出席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压抑多年的老学者们敞开心扉,触及了许多敏感话题,其中之一就是改变从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的做法,恢复废除十余年的高考制度。

当年即恢复了高考。然而,调查人员走访调研了北京30所高中后,发现当年的高中毕业生基础太差,只相当于“文革”前的初中三年级水平,遂建议参加高考的范围扩大到“老三届”(指1966年至1968年的高中毕业生),包括下乡知识青年,这招致了许多反对意见,都说这么大的范围,恐怕不好组织。

这时,丁肇中出现了。1977年8月17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刚获

真正的公主

简墨

她生下来就被丢在路边,被现在的养父偶然捡到。他是一个贫寒无依的哑子。养父含辛茹苦把她带大,那细心把他变成一个母亲,还咬牙送她读书,期望她走出贫困,有光明的前程。

她读书用功,成绩也好。可突然,养父就遭遇了一场车祸,肇事者丢给他30元钱,跑了。当她在邻居从学校拉出紧急急忙赶到医院时,养父正在急救室里呻吟。

借不足手术费。自然地,她想到去亲生父母家,去请求资助——并讨还一些什么。

她不晓得“爱抚”两个字怎么写。好吧,那就去,去请教那具体写法!那怕仅仅为了养父。

她的愤怒和怨恨已经成山成河。差不多要天崩地裂,要一泻千里了。

踩了许多的石头路到了那里,她的愤怒和怨恨还未及喷涌,泪先上来:

那是个什么样的家呀?从院子到房屋,一概破破烂烂东倒西歪,没有什么家具,电灯都拉不起,连碗橱都没有,连筷子笼子都没有——筷子沾着硬硬软软的粥痂,被乱乱地丢在这里那里,自卑,惶恐,满面忧戚。

没有,没有母亲——她在十年前,就已因思念被送走的女儿而精神恍惚,去山下提水时失足落水而死掉。

没有,没有姐姐——她在一年前,就已因家境寒素相亲屡屡未果致使年纪老大而精神抑郁,自杀身亡。

有,有弟弟——他在大树后面躲着藏

着,小脸脏得不能看,偷觑着陌生的姐姐,默默流泪。没有学费,他已辍学。

有,有父亲——哦,父亲,他指甲缝里满是辛苦劳作的乌泥,皱纹生成滩涂,穿着已经绝迹了的中山装,衣服领子卷曲得像两片枯叶。

他看到她,愣在那里——他以为死去的大女儿又回来了。他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该欣喜,还是哀伤?不,不害怕,自己的女儿怎么会害怕?鬼也不怕。要拥抱的,还要亲。

“娃儿,你……你咋回来了?!”……你……你不知道我是多想你!……”

他的嘴巴里竟说出了“思念”这样书面的字眼,我们平时都不好意思吐口的字眼。

他最终知晓了原委,一丝都没有犹豫,掏出当——他的身上带着他所有家当——98元钱(10元、5元、5元、1元、1元、1元、1元……)一把塞给她,说:“给你爸爸看病,我对不起他。”他强调“你爸爸”三个字,咬得山响。

她就推,他那样愧疚那样贫寒那样衰老那样风霜,她拿不动这沉甸甸的98元。

他扶掖地不接,塞给她,再塞给她,都快生气了——哦不,他没有资格生气,于是,最

后,他只能眼泪鼻涕下来,说:“你拿着。”

她就拿着。一眼瞄见他身后的弟弟,哪里忍心就这么带走他们活命的钱?不说上学读书那种高远得没谱的事,他们吃什么?

那孩子也像父亲,虽然无声泪流,却坚决不接。钱落在地上。

她只好取了其中的10元,在父亲爱得痛得锥子一样的目光中,满面泪光地回到医院。

养父还算好命吧?在她学校的捐助下,顺利做了手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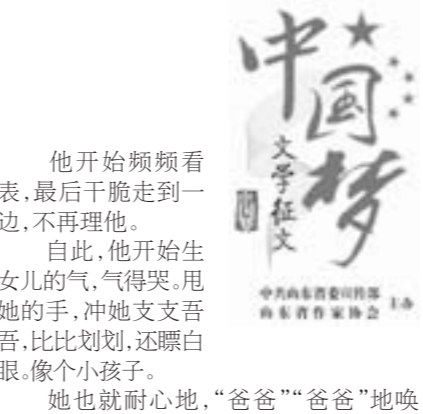
她给他细细地洗脚,一下、一下,撩着泉子里挑来的清澈的水,养父的心随着起了舞蹈——幸福呀,笑容那么灿烂,多年的辛苦虽值得,一瞬间就得到了回报。但并不仅仅由于女儿给自己洗脚,当然是洗脚这件事,这又算什么……真的觉得有女万事足,仿佛世上一切都不重要。

没有,她没有告诉她去找过亲生父亲的事,她怕他误会,伤心。

到底误会和伤心回避不得,这世界就是你怕什么来什么。那亲生父亲,日日良心安,又心疼养父养育的不易,这成为一种折磨,随日夜加剧,比贫穷还让人难过,以至于他居然懵懵懂懂,在某一个响晴的天气里,提了礼物,一路打探,爬山越岭来探望养父了。

开始,养父满面笑容,非常客气和热情地让座让水,但后来,父亲开始说一些感戴的话——感激养育,感激,感激,车轱辘转,喋喋不休。

养父脸上终于不对劲了。他收敛了笑容,猜测到什么,并明白了一切。



他开始频频看表,最后干脆走到一边,不再理他。

自此,他开始生女儿的气,气得哭。甩她的手,冲她支支吾吾,比比划划,还瞪白眼。像个小孩子。

她也就耐心地,“爸爸”“爸爸”地唤着,解释着,表达着自己不会离开的心愿和决心。

养父还是别扭着,想不开。他在吃亲生父亲的醋,这可怜的父亲的心。

她说啊说的,直说到养父车祸住院没钱时,泪才下来,说:“爸爸不手术有生命危险……那怎么办呢?”唔,她把养父“失去生命”看成“怎么得了”的事。

亲生父亲来了。他说:“你辛苦带大她,我不能把她带走。”

刹那间,养父没有了生气、敏感和烦恼,他郑重重拉起女儿的手,“说”了一大通话。女儿全部听懂,也翻译了一大通话:你带走女儿,你更需要她(她大了,很懂事)。我没有什么。你放心。

那亲生父亲,走过来,蹲在养父的面前,握着她的手,说着以前他说过的话。

他们眼睛都泛着泪花,擦了还涌、擦了还涌。

就这样,两位父亲把他们——珍重得像自己眼睛一样的珍宝,让来让去。

那女儿,坐在中间,幸福地被推让着,默默无语,含泪微笑,清隽白皙,颈项修长,像一位真正的公主。